

给东北父老乡亲留个念想

——《东北乡土文化集锦》序

□关守中

书吧。

我们老哥俩，是怎么走进东北乡土文化圈子呢？

我们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亲戚朋友左右舍，都是土得掉渣的庄稼汉，他们往我们耳朵里灌满了乡言土语；奶奶和妈妈讲的“瞎话儿”是唯一“儿童读物”；蹦蹦（二人转）、驴皮影、大鼓书和窗花剪纸给我带来节日般的欢乐。皮影戏班子走村串屯，就在大车店的筒子房里架设影窗，炕上地下坐满了人，人们抽着蛤蟆烟，吃着“劳金嗑”（瓜子），看着《薛刚反唐》，那是一年到头难得的超级享受！识字断字的人赞扬皮影戏是“一口述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其魅力不亚于成年后看到的宽银幕、立体声电影。

啊，我们那贫困简陋的故乡，那甩手无边的黑土地，蕴藏着繁花似锦的民间艺术！

1945年，我刚满13岁就报名参军，1947年从黑龙江军区文工队并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一分区宣传队。我和靳蕾（当时14岁）担任儿童班的正、副班长。

顺便交代一下，总共只有十个人的儿童班，历经几十年的锤炼，有四人被评为高级职称：靳蕾是国家一级作曲，吕连荣是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肖志成是一级导演，我是一级编剧。著名的管弦乐《节日序曲》作者魏作凡，英年早逝；才华横溢的王宏木，调到总参谋部之后因公牺牲；话剧院的主要演员屈云峰也已作古。我和靳蕾，在离休前后都给大学讲过课，也都帮过博士或教授订书稿，可是我们俩没念过一天大学。当年，我们把“根植在群众中，花开在舞台上”这句名言当成座右铭，跟随部队参加辽沈战役、抗美援朝；随后又踏遍了黑龙江的山林原野，跟北大荒的农民、林业工人、鄂伦春猎手一块儿摸爬滚打，我们把社会变成了自己的大学。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所在的部队宣传队和黑龙江文工团都有“影剧组”的编制，其中有

很多在东北拔尖的民间艺人，如皮影戏艺人关兴久、张连元、姚永连，二人转艺人胡景岐、李泰，单鼓艺人范景田，民歌艺人袁成林，唢呐艺人王喜廷，民俗知识极其丰富的孙士学。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跟他们学到了任何学校都学不到的东西。

靳蕾对乡土文化的研究特别执着，他把“影剧组”当成自己的家，吃透了皮影戏、蹦蹦戏、单鼓和东北民间音乐的精髓，而后他又延伸到戏曲领域，终于成为东北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方面的杰出专家。这本书中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篇中的节目，绝大部分是他搜集整理出来的精品。

2018年夏天，我俩商定联合编撰这本书之后，我便摆下剧本和小说创作，翻箱倒柜找出积累多年的文学笔记和乡土资料，摊开一看，差远去了，于是发动亲戚朋友帮我搜集乡言土语、乡土风俗。我的老同学吕斯基记性特别好，他和我侄女关美妍对我帮助最大。

岁数不饶人，靳蕾被糖尿病折腾得五脊六兽，而我也怕阎王爷不等完成这本书就把我抓走，于是开足马力，日思夜想，兜里揣个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想起什么有用的词语立马记下；经常在三更半夜被“精彩的词句”燃烧得不能入睡，赶紧披上衣服开电脑打字，免得天亮之后忘了。

在这本书里所录用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皮影戏、大鼓书、单鼓和森林号子，都是和音乐相结合的艺术。但是若把歌谱和唱腔同时编进书里，不仅篇幅会扩大两倍，读者要看的唱词和台本也不够醒目。如果哪位要对民歌曲谱和影戏唱腔进行深入研究，请查阅靳蕾编著的《东北民歌》《蹦蹦音乐》《黑龙江皮影戏音乐》《单鼓音乐初探》等专著。

当我迈进九十岁门槛的时候总算弄完书稿，我们明知道不会因为这本书出名得利，为啥还要费劲巴力地干呢？无非为了给后生们提供些资料，给东北父老乡亲留个念想。

作者简介

国家一级编剧。离休前任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1932年8月24日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祖籍辽宁省凤城县，满族。

1945年10月底参军。

1954年加入黑龙江省歌舞团，1956年合并为哈尔滨歌舞剧院，在创作组专职搞歌词及剧本创作。

1989年1月被黑龙江省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国家一级编剧。同年当选哈尔滨市满族联谊会副会长。

1990年9月28日当选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1992年11月6日受聘成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1994年以局级（省副厅级）待遇离休。

1996年7月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主要作品

电视连续剧《大森林的回声》中央电视台播出；

电影《美丽的囚徒》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

电影剧本《没有勋章的英雄》长影《电影文学》发表；

歌剧《带枪的新娘》获国家民委、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民族文学奖；

话剧《黑俊妮告状》获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剧协民族戏剧金奖。



下雨了，这是初夏的第一场雨。

这些年，在城市里居住，对于下雨没有什么感觉，几乎达到不在意、漠不关心的程度。因为，下雨不下雨，不关乎城市里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只是冷暖季节变化的区别。

下雨，对于生活在乡村里的人来说，那可是大事情。因为，雨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下不下雨，雨下得大小，关乎着田野里庄稼的收成。所以，农村人对雨有着特殊的情愫、特殊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

我生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对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中的雨，有着不同的感觉，不但反映在听觉和视觉上的不同，甚至连味道都可以品味出来。

下雨了，乡村下雨的时候，雨从天上掉下来绘就的就是一幅飘动的画，是水墨画家在现场挥笔作画。那广阔的田野是画布，洋洋洒洒忽聚忽散的雨点是笔的锋芒，还有风的助阵呐喊，又使这幅画变成了多维度。远山淡隐，雨雾如烟，耕牛在沐浴，野鸭在遨游；雨打秧苗，声如如歌，一阵子是高山流水，又一阵子万马奔腾；闪电是指指挥棒，雷声是最强的起止符；乡村的路有些泥泞了，人们推开房门，看鸭鹅在洗澡；炕桌上，胖大嫂烫好了一壶老酒，瘦哥喜笑颜开；雨天雨休，雨润禾苗壮，雨休人在梦中笑。

乡村的雨是魔术师在演出，雨在半空中因炊烟袅绕，青纱帐绵延，山林矗立巍峨，呈现不同的风姿，演尽婀娜。落于地面，它仍在不停吟唱，在山中化成溪水，流水潺潺；在河

下雨了

□郑旭东

里，让水浩浩荡荡，演绎雄浑之势；在田间，让绿绸泛出白亮，鸥鹭翔飞，水鸟扑腾；在宽大的荷叶上，变成圆润的水珠，逗留。

城市下雨了，虽然也有雷声，也有一阵阵闪电，可是，那雨幕没有形成，就让一个个楼宇割裂成七裂八半，撕成了一条条、一块块，让人怎么观赏也不舒服。街道上开始堵车，一个个花格伞挡住美女的娇容。更多人选择待在屋里，不管雨的斜风乱走，或者如烟如雾，怎么也想象不出一幅画面。

乡村雨的声音很好听，雨落在泥土上，虽然是“噗嗤噗嗤”的声音，但溅起来水花，如花次第开，流进小河沟，如绣花的针脚；雨滴打在铁皮瓦楞上“叮叮当当”，如鼓手们在演奏；在农民的斗笠上“嗒嗒嗒”，如一首歌。而城里的雨下砸在水泥地上，溅不起水花，只是很细弱的声音，在地面传递，马上就被汽车喇叭声掩盖了。

乡村的雨和每个农家紧密相连，雨大雨小都牵扯乡村人的神经，许多人看雨淅淅沥沥，铺天盖地，或锁着眉或绽开笑颜。许多人待在屋中，像淋着雨一样，盼望雨何时住或者下得更淋漓。乡下的雨下在农民心上，每一滴雨都点染一片心情。

城里的雨无关城市居民，因为下不下雨和城市无多大关系，只不过一个是雨幕覆盖城市，一个是阳光笼罩城市。雨大小，城市仍在运行，仍在车水马龙，楼房里键盘噼里啪啦仍在频繁发送信息，商场、银行仍然在交易。雨对于城市好像两条轨道，雨和城市并行，雨和城市不相融。雨停了，城市抖落一身雨水，又恢复原来的模样。

下雨了，到乡村听雨吧，一定是一种特殊的惬意心情。看雨，那更是一种别样的境界。只有用心去去看去听才能够体会到，这也需要一种悟性吧。



我爱冰城的丁香

□陶广斌



在贵族庄园，随着大批修建铁路的技术人员、工人及其家属的到来，各种不同品种的丁香花也被带到了哈尔滨，它们和当地的野丁香如暴丁香、红丁香、辽东丁香一起生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丁香家族。

目前冰城有150多万株丁香树，分布在600余条街道、公园与校园里，近几年市政府还加大了投入，在12个公园、80余条街道补种了近18万株。2011年又修建了一个以丁香为主的占地40万平方米的丁香公园，引进了金小叶丁香、双季丁香、欧丁香、蓝丁香等多种新品种丁香，截至目前，丁香公园内丁香种类已达到30余种，如今尚有一些百年树龄的丁香树枝繁叶茂地生长着。哈尔滨就是一座名副其实享誉全国的丁香城。丁香也把冰城装扮得更加妩媚动人，更加有魅力。

哈尔滨人对丁香格外喜爱，你看，公园里许多人流连在花廊中赏花、拍照，沉醉在丁香花的美景中不能自拔。还有那些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正对着绽放的花束指指点点，她们找什么呢？原来她们在找五个瓣的花朵，丁香花多数都是四个花瓣，五个花瓣的极少，据说它象征美好的爱情，找到了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美好的爱情，这不正是年轻人所希望的吗？我对丁香有着非比寻常的偏爱，每年花开之际，当我徜徉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花

丛中，总会想到当年母亲在不大的院子里，在窗外种下的那棵丁香树，那时我刚刚上小学四年级，虽然住的房子有些破旧，生活也很清贫，但我的母亲却很乐观、豁达。她种下的其实也不是一棵普通的丁香，而是对美好生活期盼，它就像我的小伙伴一样和我一起成长，一起接受母亲的培育，虽然随着时光流逝，它早已不存在了，但它随风摇曳的花枝和淡淡的花香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欲求伤离情味，丁香结在心头”，我永远不能忘怀母亲的恩情。

如今我们都住进了规划一新的小区，且不说住房条件如何，小区的环境早已旧貌换新颜了。小区里里外外，许多丁香树依然挺立，千姿百态，郁郁葱葱，它们是庭院绿植的主力军。

我喜欢站在家中阳台向外眺望，花开的季节，只见繁花似海，花香扑面而来，花枝招展，好似在不停地向你问好；一阵大风吹过，它们又像海潮一样涌来，波澜壮阔，蔚为壮观。那一阵阵风飘过来的幽香，让我沉醉，让我遐想，让我心旷神怡。这时，我常常想到我的母亲，如果她老人家还健在有多好啊！

前几年上班时，我差不多每天午饭后都到离工作单位不远的兆麟公园看丁香花。走在繁花丛中的小径，曲径通幽，恬静舒适，还有阵阵沁人肺腑的花香袭来，让我忘却了工作的疲

劳，也净化了心灵，甚至有些流连忘返了。

每次去公园我都要去看看那棵百岁高龄丁香树，它是冰城仅有的六颗老丁香树之一。它高约15米，树龄超过40厘米，挂着“古树名木”的铜牌。枝柯伸展交错，虬枝龙爪，米白色的花朵绽放在枝头。它给这个老园平添了幽深恬静古朴的色彩，它也见证了冰城开埠以来百年沧桑，每次看见它，我的思绪总要飘向那遥远的年代。想到这个年轻又具有古老文化传承的城市的百年足迹及父辈们艰难而又卓有成效的创业经历，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分。

我在这里拍了许多照片，空闲时看一看，有时配上一首小诗发给朋友，还真有些自我陶醉的感觉。

丁香花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寄托情思之花。古人多用了香结来表达郁结的情感。李商隐的诗句“芭蕉不展丁香结”表达情人之间哀怨之情。冯延巳的“霜树尽空枝，肠断丁香结”更是相思愁肠的千古绝唱，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在法国人眼里丁香花是“纯情”的代名词，在日本称作“札幌之花”寓意彼此相爱。

今天，人们对丁香花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丁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在漫长的严冬，有时气温在零下30多摄氏度，厚厚的白雪压它的身上，朔风肆虐地撕扯它的枯枝，它依然傲然挺立着，待到春暖花开时照样发芽，茁壮成长，这是其他任何名花都无法比拟的。从这点来说它有“刚毅顽强”“生命力强”的寓意也不为过。

其次，丁香的风格总是不事张扬，当春天百花争春时它选择了沉默，当百花凋谢时它却厚积薄发，尽情绽放。当盛夏来临之际它褪去花容只为游人提供一片绿荫。这些不正体现了它的谦逊、勤奋、不贪功和默默奉献的品格吗？

它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也不像月季花那样色彩绚丽，更不像荷花那样亭亭玉立。可以说它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而是一群年轻活泼的妙龄少女。它虽然素装淡裹，却高雅大方；虽然花团锦簇，却清新脱俗；虽然芳香四溢，却香而不腻，象征着纯真无邪、纯洁的初恋和美好、光辉的形象。

由此我想到冰城人，不也是这样吗？正是：初夏千枝舞绿绸，冰城春迟亦难留。丁香有意如期至，姹紫嫣红开不休。

我爱冰城的丁香。

我的家乡哈尔滨因为有壮丽的冰雪风光被称为冰城，因为有满城的丁香树，又被称作丁香城。就像北京人喜欢月季花，上海人喜欢玉兰花，洛阳人喜欢牡丹花一样，哈尔滨人对丁香花情有独钟，把它确定为市花，并视它为哈尔滨的骄傲。

也许是冰城冬季漫长，而春天却总是姗姗来迟却又匆匆离去，在每一个冰城人的心里对丁香花有着特殊的盼望，那是摆脱了严寒的人们对春暖花开的期待。而丁香花是最有情有意的，是最能够理解冰城人的心思的。你看，它从不与杏花梨花争春，却把暮春的花季带进了夏日。当春风轻轻拂过，那些红色的榆叶梅花、白色的梨花已经落英缤纷时，丁香花像商量好了一样，一夜之间便一起涌上了枝头，把蕴酿了一冬天的对冰城人炽热的感情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那么及时、那么热烈，那么持久。

丁香花从不让人失望，总是一茬接一茬地开。从五月开始洋丁香、朝鲜丁香、华北紫丁香就开花了，依次是什锦丁香、小叶丁香、关东丁香等，一直开到六月中旬。而令人刮目相看的什锦丁香、小叶丁香、关东丁香还能第二次开花，从七月下旬开到九月下旬让整个城市花香不绝，香飘万里。冰城到处可以看到，那一簇一簇紫色的、粉红的、洁白的花朵像云霞随着微风摆动，一缕缕幽香四处氤氲，沁人肺腑，冰城顿时变成了丁香花的海洋，冰城步入了最美最浪漫的时节。

丁香花型独特，由密集型花堆组成。关于“丁香”来历，明代高廉在“花草谱”中作过解释“紫丁香花木本花微细小叶，香而瓣柔。”这个“丁”就是“钉”字意思，丁香花的花瓣细长如钉且芳香浓郁故称之为丁香。丁香有两大变种，一是白丁香，另一个是毛紫丁香。白丁香颜色素雅，气味清香，它有一个美好的寓意：青春和纯洁。毛紫丁香花冠为紫色、钟状，它有一个更大气的寓意：紫气东来。丁香是观赏植物，也可以配置高等香料，还可以做药材用。

哈尔滨丁香树的数量和品种及种植地域之广，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随着上个世纪中东铁路一声汽笛声，欧陆文化也迅速渗透到哈尔滨，“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美名也随之而来。而丁香花又使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欧陆风情。

丁香花是俄罗斯人喜欢的一种花卉，曾被称作“俄罗斯贵族之花”，因为它们多开放